

暴力後的餘波錯亂 RESIDUAL POST- VIOLENCE CHAOS

吉米·高迪在 Dismaland
Jimmy Cauty in Dismaland

文 | 郭書瑋

《餘波錯亂原則》(Aftermath Dislocation Principle)一角。(Mediamatic 提供·攝影/ Irati Gorostidi)



乍看之下，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燈光熠熠的俯瞰夜景：高速公路上的路燈串聯起亮晃晃的燈流，尺寸變得迷你的建築物從窗口透出點點光芒，隱約可看見穿著螢光外衣的小人散落或聚集在其中。但再仔細一瞧，這片景象非但不是祥和夜景，而是四處都在分崩離析的災難現場：高架橋斷裂、車輛翻覆、商店櫥窗碎裂一地，每個角落都是一場歷經動盪事件後的殘骸畫面。而大批螢光背心的巡警理應是被召來處理案件，但實際上，他們本身也成了隨環境一同崩解的成分；他們或茫然地滑著手機，或製造出更多的糾紛，或是兀自懸坐在斷裂的橋緣，彷彿隨時預備終結自己的性命。逼真的場景，讓人一時忘卻這一切原來只是以 1:87 等比例製作的模型世界。

英國藝術家吉米·高迪(Jimmy Cauty)的《餘波錯亂原則》(Aftermath Dislocation Principle)是一座佔地 448 平方呎的微縮模型世界，情節設定為未來世界經過大災難後的餘波動盪。這座模型裝置自 2013 年起已在各地巡迴展出，並隨著場地規模的不同做出些微的調整。而 2015 年最近的一次展出不是別的地方，正是塗鴉教父 Banksy 引發的今年度發燒話題的「不快樂樂園：困惑公園」(Dismaland - Bemusement Park)。觀者於是剛從景象淒涼的餘波錯亂模型中回過神來，卻發現自己仍處於一座更巨大的錯亂世界。

暗黑迪士尼樂園中的 吉米·高迪

在為期五週的時間裡，Banksy 邀請 50 位藝術家共同打造了這座「不快樂樂園」。正如街頭塗鴉藝術一向遊走於「街頭」與「美術」之間，Banksy 這回的發想同樣在娛樂新



吉米·高迪 Jimmy Cauty | 果醬罐暴動系列 L-13 輕工業工作室提供

聞和藝文界兩者間帶來了熱烈討論。「抑鬱」(dismal)與「園地」(land)兩字結合的標題，顯然衝著打造兒童歡樂夢想的「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而來。從破爛的主題城堡、被狗仔包圍而翻車身亡的仙度瑞拉，到頭戴米奇造型帽卻刻意出言不遜的憂鬱工作人員，整座主題「樂園」正嘲諷著建立在消費社會原則之上的迪士尼樂園，包括它背後所代表的現實逃避主義。而對於從小在童話故事中長大，但如今已熟知社會陰暗面、不再幻夢的成人們而言，Banksy 的樂園無疑是更具「撫慰」的地方；正如媒體標體所描述的，這是讓人得以從「無腦逃避主義中逃離」的世界。

彷彿為了貫徹與消費主義相對的理

念，整個不快樂樂園的計畫簡直是抗拒著觀眾的消費：三鎊的超低票價、限期短短五週的開放時間，甚至當樂園因大受歡迎而一票難求時，不快樂樂園的官網上也出現了「別買高價黃牛票，我們不值得啊」這樣的反宣傳警語。的確，不快樂樂園並不是某種招徠觀眾的另類商業噱頭，而是一座貨真價實的大型裝置藝術展場，而展覽的主題正是關於人性黑暗、反社會與反烏托邦的探討；或者如新聞稿上所註明的，這是屬於無政府主義的入門等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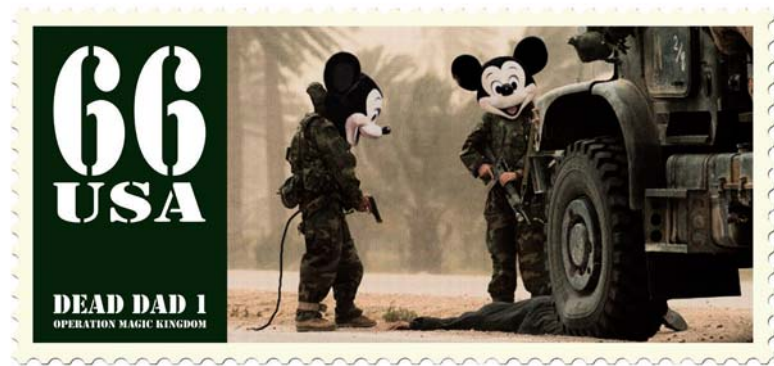
於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當觀者意識到整座不快樂樂園就是場以迪士尼樂園做為諧擬對象的藝術節時，那麼高迪便實至名歸地成為其中最切合主題的參展藝術家。

早在 2007 年，高迪即以他的「操作魔幻王國」(Operation Magic Kingdom)計畫，成功運用迪士尼最具代表性的卡通人物商標，進行弔詭的圖像並置。他在美軍進駐伊拉克的圖像中，將笑口常開的米奇面具套在美軍士兵的頭像上，如此一來，原來應帶來歡樂的米老鼠，如今卻身穿迷彩裝、持著步槍脅迫敵人就範。高迪將英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策略「贏得人心」(winning hearts and minds)，直接轉化為視覺上的解讀，而以此產生的圖像效果卻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在高迪虛擬的「操作魔幻王國」中，這些米奇頭與人類身軀混合的形象，彷彿成了新的混種怪物，儘管臉上是不變的親切友善笑臉，他們不僅無法贏得人心，反而帶來了深具諷刺的遊戲規則：「在我們開槍前，輕鬆一下吧」。

「操作魔幻王國」系列作品在公開展出後，立即在戰爭時期的英國社會掀起了廣大迴響，頂著米奇頭的士兵圖像迅速佔據了海報、廣告看板，最後甚至發行了一整組的紀念郵票。高迪以現成圖像的混用，以暴力作法諷喻了暴力本身，也達成笑聲中的沉痛震撼。而在八年後，高迪的暗黑版米奇形象再度在 Banksy 的廢墟樂園企畫中彼此呼應。

「果醬罐暴動」與 《餘波錯亂原則》

正如其他同時在不快樂樂園中展出的藝術家們，包括 Banksy 本人與知名度甚高的赫斯特 (Damien Hirst) 等，他們的創作都有以暴力形式拆解既定體制或價值的特色，高迪尤其如此。或許高迪並不是亞洲觀眾最熟悉的當代藝術家，但若提到「The KLF」樂團，不少浩室音樂愛好者可能並不陌生。本名詹姆斯·高迪 (James Francis Cauty) 的吉米·



吉米·高迪 Jimmy Cauty | 操作魔幻王國系列 Operation Magic Kingdom - Dead Dad L-13 輕工業工作室提供

高迪，原來是從樂團成員的音樂人身分，跨界到當代藝術創作者的才華型人物。

高迪的反社會題材與暴力創作形式，在樂團時期便已表露無遺。當 KLF 的音樂作品創下銷售紀錄時，他和搭檔杜魯蒙 (Bill Drummond) 也實際執行了挑戰大眾極限的行為藝術，包括令兩人一度惡名昭彰的「焚燒一百萬英鎊」行動：他們將約一百萬元的唱片淨利一股腦焚燒殆盡，之後並將焚毀過程製作成影片 (Watch the K Foundation Burn a Million Quid, 1995)。兩人也對這樣的瘋狂行動做出了解釋：金錢絕非他們創作的動力與興趣所在，雖曾嘗試成立藝術贊助基金會，但他們之後又認為貧窮藝術家正是要在困苦境遇中才能創造傑作；因此，兩人最後的決定是採取最暴烈的形式，直接焚燒這實質的一百萬，如此才能對崇尚金錢的社會做出最猛力的痛擊。

不難想像，KLF 的極端行動引起了輿論的強烈不滿，某種程度上或許也促使高迪之後轉向相對較為收斂的創作媒介。在 KLF 正式宣告退休後，高迪於 2003 年左右展開了他的藝術——或反藝術——之路，並持續在倫敦的 L-13 輕工業工作室 (L-13 Light Industrial Workshop) 展出

作品。在「操作魔幻王國」獲得成功之後，他繼續以複合媒材進行以暴力為題材的創作。2011 年，他推出了令人著迷的「果醬罐暴動」系列。

「果醬罐暴動」一如其名，展示的就是一系列在果醬罐裡發生的暴動事件。高迪以 1:87 的比例製作迷你模型小人，將它們置放在如展示台般的罐裡空間上。觀者原本以為是精品模型的展覽，但稍加觀察，卻發現這些小小人們正進行著不忍卒睹的暴力行動：警察毆打少男少女、群眾攻擊刑警、接連衝撞的連環車禍、焚燒的工廠與建築等等。玻璃



罐的隔離造成了某種錯覺，它們看來像是被觀察中的昆蟲標本，裡面發生的事件彷彿是理所當然地運作著，而人類正事不關己地觀察另一個物種內部的暴力相食。但事實上，果醬罐內外的世界卻是緊緊聯繫，罐內誇張的暴力行徑隱射著真實人類社會中過去與現在所發生的衝突事件。例如，2010 年英國抗議高學費的示威學生與警察之間發生肢體衝突時，高迪便為其製作了特別版的果醬罐：在貼著「懸賞克萊格」（Clegg Wanted）海報的絞刑台上，這位被學生選民深惡痛絕的「叛徒」副首相已被直接處以絞刑。

高迪自此可說是投入了微型世界，製作精緻的「果醬罐暴動」之後便發展成 2013 年的巨型裝置作品《餘波錯亂原則》，高迪另外為它取了「模型村莊」的別名，然而，這絕不同於觀者腦海中任何一座展現鄉間村莊和古樸火車鐵軌的模型村莊。這回，模型小人不再侷限於玻璃罐內，而是置放在範圍遼闊的模型台座上，原本罐中個別的暴力事件此刻連成一氣，整座模型村莊就是一

場末日浩劫。若將模型台最前方的焦黑教堂當作起點，之後延伸的景象陸續包括了加油站、鐵路、高架橋、速食店、平民住宅等等，這些栩栩如生的物件彷彿出於真實生活，但卻又處在破碎荒謬的整體情境中：

「我腦海中很清楚這座郊區城市應該是什麼樣子，就像我已開車經過其中 50 回，」高迪如此形容。

但和「果醬罐暴動」不同的是，此處不見任何示威民眾的蹤影，放眼望去，模型台上遍布的全是穿著螢光背心的三千名警察小人和大批被災難氣息吸引而來的新聞記者。因此，《餘波錯亂原則》事實上可視為「果醬罐暴動」的後續，果醬罐裡是正在發生的事件與衝突，而模型村莊裡衝突雖已平息，實際上卻隱藏著更強烈的不安感：暴動者是逃跑了，還是全被逮捕處決了？所有留在現場的警察似乎都在迷惑著，也似乎正承受著標題所指的「餘波錯亂」症候群。以暴力手段鎮壓暴力後，只留下更複雜的疑惑：「這裡發生過什麼事呢？事情真的結束了嗎？我究竟代表的是什麼呢？」逼真

的造景為看似超現實的情節設定增添了可能性，或許有一天，這樣的場景將實際發生在人類社會。而高迪彷彿藉此提問著：體制秩序的管理是否真是人類社會的解決方案？

Dismaland 的餘波錯亂

Banksy 選擇在英國濱海韋斯頓（Weston-super-Mare）的廢棄水上樂園舊址上，建立起這座廢墟般的不快樂樂園。而高迪在其中展出的末日廢墟意象《餘波錯亂原則》，也成了一座「廢墟中的微型廢墟」。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再強調過的，用破碎的廢墟寓言對抗現實的殘酷，用形式的覺醒體現救贖的能量。比起負面消極的承受，整座不快樂樂園和其中的藝術家們，實際上是以激進的手段對社會現實進行積極的反思與回應。正如在觀看過 Dismaland 和高迪滿目瘡痍的模型村莊後，觀眾們雖經歷了當下的震驚，但最後卻是帶著滿足與解放感離去。暴力形式下的美學，有時可能帶來困惑與錯亂，有時可能正帶來真實的領悟。

高迪在 Dismaland 裡的展出實景。（攝影／Randall Harrington）

